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朱　灝宗遠參閱

霍司馬疏議

疏　　霍冀

仰遵明詔恭進九邊圖說以便聖覽事　九邊圖說

職方清吏司案呈伏覩登極詔書內一欵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

訪、既乖陞黜之宜、遂起避趨之巧、上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荐、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其各將官所任地方、兵部亦以邊腹衝緩、分為三等、遇該陞調照此施行、欽此抄捧到部、送司就經呈堂咨行、各鎮督撫軍門將所管地方、開具衝緩。仍畫圖貼說、以便

查照去後隨該各鎮陸續開報前來或繁簡失宜或該載未盡又經咨駁務求允當往返多時始獲就緒本司稽之往牒參諸堂稿東起遼左西盡甘州每鎮有總圖以統其綱有分圖以析其目某為極衝某為次衝某為偏僻某處切近虜巢某處極為單弱與夫一鎮之兵馬錢糧數目無不畢具誠為簡要似應恭上御前以備檢閱不惟思患預防時厪 聖念而各鎮之地利險夷各邊之兵馬多寡一開卷而 聖心自洞悉矣及照先任本部尚書許論先為禮部主事

許翔鳳三邊鎮圖另有異同近兵部所刻

時。曾奏上九邊圖考。嗣後本司主事魏煥亦曾續之。迄今近三十年。邊堡之更置。將領之添設。兵馬之加增。夷情之變易。時異勢殊。自有大不同者。合無自今具題之後。仍移文各省督撫。遵照舊例。每年終將建革緣由開報到部。本部隨即更正。庶籌邊之士。不必身履其地。自可得閱其詳。而他日經畧疆圉。咸有所憑藉矣。均乞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該司所呈一邊詔例。分別衝緩地方。以爲推陞將領之具。一爲圖說。開具山川險易。以備　聖明安攘之圖。均係該司

職掌要務、且于遼討攸關、相應條擬、臣等謹將前項圖說、實封奏進、伏乞 聖明法宮之暇、少垂 睿覽庶犬馬微忱、得以少罄于萬一矣、以後每三年一次修正、悉如該司所擬施行。

遼東鎮圖說 遼東

臣等謹按遼東全鎮、延袤千有餘里、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控福餘眞番之境、實爲 神京左臂、自大寧失險、山海以東、橫入虜地、寧前高平諸處一綫之途、聲援易呲、識者有隱憂焉、南通溟渤、倭警雖稀、而金

復葢三衛、僻在海隅、號稱沃壤、三岔河東、虜數垂涎、故河東惟冬防喫緊也。近奉　詔旨、每值嚴寒、總帥移駐海州、似亦得策、惟河西零竊、剽掠無時。疏通來往將領尚矣。濬路河、增臺圈、防禦之界、茲其可已乎、大段遼地丁寡、招垜孔艱、而又徵調頻仍、士馬日耗、欲其利爪牙以衛腹心、不可不爲之所也。

薊鎮圖說

薊鎮

臣等謹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濶、國初號稱腹裏、頃緣大寧內徙、宣遼隔絕、沿邊千里、與虜爲隣

雖有屬夷駐牧，其心附虜，每犯內地，輒爲嚮導，頻年撫賞，勞費不貲，甚至肆爲要挾，悖逆極矣。該鎮素鮮邊警，自古北之潰，烽火始達甘泉，嗣是若太平、若墻嶺、若羅漢洞，相繼失守，虜竟得志而去，未一懲創，當軸者是豈可不深長思哉。所幸層巒疊嶂，天險爲固。斬崖湮谷，其說不可易已。第將領修守，素習彌縫，監司閱歷，憚于陟降，重關絕塞，乃至與虜共之，殊可太息。叅土綢繆，棟焚在念，玆非其時耶。此中積弊，未易枚舉，撮其甚者，主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

溺于偷媮。班兵狃于故習。根極要領。選練先焉。然又以議論繁多。莫可措手。嗚呼、不痛除數弊而欲薊鎮之安、不可得已、

宣府鎮圖說　宣府

臣等謹按宣府自東徂西、邉長一千餘里、雄據上谷藩屏　陵京、譬則身之肩背。宣之門戶也。肩背實則腹心安。門戶嚴則堂奧固。其關涉豈細細哉。在昔經畧諸臣。咸謂彼中山川紛糾。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處。號稱易守。自今觀之。乃亦有不盡然者。虜越

永寧則南山之迫切可畏龍門失守則金馬之戒備當先考之往事若撞道橫嶺之驅疾如風雨浮圖紫荆之潰禍及郊圻耳目睹記歷歷可鑒是豈可以易守言哉近駐督府于懷來設專官于本路防護南山（兵力守南山之說亦以失宜）可謂至矣第其間猶有一二可慮者硫砲等處界在兩鎮（鎮外口說）薊宜稍有推諉修設未免單薄今虜且掠東夷去矣山後險易此輩蓋稔知之長慮却顧茲其可緩乎該鎮本色素稱匱納設遇連陰或由居庸取道或自桑乾通運皆事勢之不可已者然陸路蓋嘗行之

舟運則自廣灘以達彼中未有能詳其說者其可不爲之講求乎。若夫重北路之哨探，扼南渡之要津，虜東犯已得其形，虜深入先據其勝。此又不獨宜鎮之利，尤薊之所必不可無者也。

（舟乾大定方河濁殘流黃河自下多沙石所以通運爲難）

大同鎮圖說 大同

臣等謹按大同古雲中地也，西起丫角山，東止陽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東北與諸胡連衿，西接套虜，在九邊中猶絕塞焉。 國家于諸邊率建墩列戍，界限夷虜，獨于該鎮設爲大邊二邊，聯絡不已，得無意哉。闕

歲既久頃圮寖多虜騎跳梁已難控禦乃又以衝險故棄而不守雲中之重險盡失君子有遺恨焉彼中雖苦虜患幸無異圖自奸民丘富輩授以攻城之術于是雲中四境邊堡蕭然無復有存焉者極而至于石州之禍漸豈可長乎大邊之外即爲豐州地多饒沃先年虜雖駐牧每遇艸盡則營帳遠移乃今築城架屋東西相望咸稱板升其所萃聚者無非驅掠之民與夫亡命之輩也虎噬狼貪隱憂竊伏謀國者是豈可無善後之策哉該鎮之兵豢養歲久驕悍日滋

稍不適意，輒相訴譟，甚至交通無忌。與虜為市者，不能禦暴而反以為暴。將焉用之。近年議廣招徠，議申軍令，似亦得制禦之畧，然必故態潛消，大邊漸復，庶可無意外之患。第狂瀾既潰，障蔽為難，積習相循，轉移登易，非得壯猷之帥，恐未足以語此也。

山西鎮圖說

山西

臣等謹按山西自丫角墩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餘里，外藉大同以為藩籬，內恃三關以為捍蔽。該鎮邊患似非所憂也。自嘉靖壬寅歲，虜寇太原，邊禍實

自此始闢是率數歲一入蹂躪之慘雖嘗聞之而城邑固無恙也丁卯歲虜始陷石州受禍之烈前此未有何昔所稱為藩籬為捍蔽者皆不足恃若此哉該鎮在諸邊稍稱腹裏每歲列戍多用民兵素不見虜驟聞虜至咸相顧失色一隅不支諸軍瓦解孰能整師迎敵以抗方張之虜乎雖有大同為之藩屏虜自威遠平虜而下仰抵荍麥川并利民堡或由平刑窺鴈門二入內地勢若河決于此而欲角戰以求勝顧不難哉夫將必領兵三千方成營伍該鎮之兵素怯

懦不可用。而各將所領、多不滿二千、又騎步相兼、非合數營不可追逐。欸其合而當之虜已飽所欲矣。朔水泉一帶、皆所必窺之地、而河曲保德、又切隣套虜。嚴冬冰結、呼吸可度。軍士鑿冰之苦、至墮指裂膚。尤爲他鎮所無者。烏可謂三晉爲内地哉。邇來寧武叛卒、如劉如沈、皆用事虜中、鴟張囂毒、謀逆未已、實爲心膂之患、圖事决策、能不爲之慮哉。大抵山西諸路西路爲急、中東稍緩。練士兵繕城堡明烽堠嚴哨探、是爲防守至計。若乃扼陽方之口、塞府州之衝、此又

守要害之切務不可不講而圖之也

延綏鎮圖說

延綏

臣等謹按延鎮東起黄甫川西止定邊營邊長地遠爲套虜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黄河雖通大衆神木迤西直至石涝乾溝等處環邊千五百里雖有二邊倚把巴甚不足爲據虜不來則已來則必入則長驅無忌關以內尤爲可憂該鎮所係顧不重哉考之先朝經略西事諸臣如余子俊楊一清王瓊輩榆林邊墻但苦沙壅耳皆訏畫淵猷膾炙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則修築先焉

恭設險衛民寔保塞至計也邇年督撫先後相繼率主修設以故終歲之内東西諸路報完頗多窮天下事非一人一手所能就緒因其所有增其所無以共圖千百年永賴之利非同心體國者不可也然竊有說焉此中軍士驍悍善戰素稱忠勇自庚戌以後更番入衛疲于奔命無復故態而又以地多沙漠種植爲難芻糧不充曾不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鎮城坐困要先機事其可不爲之經理哉議者欲于府谷至葭州市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淸水木瓜

孤山等處亦爲甚便近雖題行而建置倉廒改徵本色未聞議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若夫議復河套之舊以守東勝之城審時度勢殊難爲力是又未可以易言也

寧夏鎮圖說　寧夏

臣等謹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也東起鹽場西盡中衛東南距河爲險北倚賀蘭爲固在昔稱四塞焉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此患在東路）擾我邊嚴寒之時則踏冰卒入乘我不備甚至取道

此地在西路

賀蘭山後。往來莊浪。恬無忌憚。今之寧夏。是豈可以往昔例論哉。說者謂復舊墩。明烽堠。嚴長城之守。備興靈之衝。此固切要之論也。然不分番監哨。則各水頭地方。虜之有無。亦何自而知之哉。哨探真確。然後量勢大小。潛出銳兵。攻其必救。此亦守邊捷法。何者邊長兵寡。聚散異形。有警號召。卒難齊一。不若乘便搗剿。使虜賊疑畏。不敢近邊駐牧。庶幾亦長策也。此外則濬舊渠。通水利。固可以復屯田。亦可以阻虜騎云。

固原鎮圖說

固原

臣等謹按固原向在先朝號稱腹裏每值冰結所守者僅靖虜一面耳邇年賓兔諸酋乘秋分住大小松山往來洮河乘虛浮犯又或踏冰謀掠安會蘭靖諸堡西海之賊出沒無時已屬可慮而生番諸部又時肆剽掠擾我耕牧刼我行旅盜番漢雜處良有隱憂揆今稽昔豈不眞胥壞哉大段狂虜謀犯雖涉多岐而制禦機宜惟先要害定邊花馬興靈其藩籬也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其門戸也固原黑水鎮戎西

安海剌。其庭除也。安會隆德平凉。其堂室也。墩堡遊兵。當併力防禦。以壯藩籬。正兵主兵。當駐守安會。以嚴門戶。撫鎮等官。當振揚威武。以靖庭除。縣令等官。當團練土兵。以安堂室。小至則戰。但不可輕進。大至則守。姑勿與爭鋒。俟其擁衆深入。或據險以扼其衝。或張疑以分其銳。虜進無所逞。野無所掠。勢必西遁然後乘其已奪之氣。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安有善歸之理乎。如是而又淸影射之丁。寔逃亡之伍。墾萊蕪之地。補新募之軍。添沿河之堡。凡西鳳臨鞏之卒。多

方訓練，以作其赴敵之勇，形聲氣勢，亦足遠備防守之策，諒不出此者，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甘肅鎮圖說　甘肅

臣等謹按甘肅，古河西四郡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蔽胡虜，實爲西郵，孤懸絕塞，國初設哈密以爲悍衛，蓋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意，自土魯番屢肆劫奪，哈密失守，其部落皆散置關外，捍衛遂失，嗣是亦不剌徙居西海，吞併番族，隴右之間，遂無寧宇，甘肅邊患，自此日甚一日矣，該鎮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其

不可設險之處亦多。守之之法。惟于秋冬之候。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俄伯。西寧遊兵駐古浪以防岔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之兵相爲犄角。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幷鎮夷高臺諸處。嚴謹堡寨。以防攻擊。而又畧倣充國困羌夷之法開墾屯田以實塞下。行之數年。增建城垣。修飭器具。招募軍兵。買補戰馬。皆無不可。此前人已試之猷。非敢爲臆說也。鬭彼中所急無如井泉。居常度地勢。察泉脈。隨便開鑿。使四境之內棋布而星列之。是亦備緩急之一

策乎。大抵并肅控禦番夷，其機在我。若禁茶却貢，番人自當乞哀請命不暇。是故該鎮之憂，南不在番，北不在虜。所當亟圖而遠慮者，莫西海諸賊若也。

論京營疏　京營

時趙大洲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盡省多言不必更變者霍司馬亦以爲然制遂不改其後科臣楊家論霍司馬罷疑內江主之遂疏論內江上因議復罷之而郭乾代矣

國初京營之制，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神機兩營，是爲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領之。景泰初，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團操，其官畧如三大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又分爲奮武等十二營，內又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其名亦

不失　祖宗之舊正德中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弱矣我　世宗皇帝斷自宸衷告于　太廟修復　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神樞及定三營大將副參游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二員神謀睿算至精至詳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趙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爲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于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乎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

以埋其日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 聖子神孫所當欽承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于營制之更張而在于將佐之得人操練之如法似皆探本之論經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臣等參酌羣言竊謂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必號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

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機、每營共爲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敕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間未盡事宜聽新推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

覆陳飭武備事宜　　飭武備

其一議兵、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祖

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鎮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兵備官每季一閱視、以報督撫、督撫官每歲一閱視、以報本部、凡將領黜陟視此爲差、隊伍中有罷罰及其長賞亦如之。其一議食、言兵與食相爲表裏、冗兵汰則月稍之糧減、主兵守邊于既勝之後其易數倍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則必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

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兵之方已寓于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爲折支又在戸部酌計施行其一議將言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邉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劾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奏請加恩至于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其一議選擇邉吏言各邉守

令凡地方兵食之計悉賴處分近雖議調議補紛紛奏報若從中題覆則在吏部持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大邊延袤萬里以六十萬衆分布其間聚散異形攻守異宜亦恐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自通行各邊督撫轉檄兵備守巡等官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有副十司爲哨哨有總有正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毎堡中設一堡長一堡副

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有司歲以冬春間按視。其有勞者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諸郡縣傳相告諭。各率鄉兵乘城防守。以五色旗爲號。其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附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于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及府州縣官。亦皆計功陞轉。不得徒具彌文。其一議併守城堡。言虜賊臨墻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保。而避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

浚濠務俾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砌者聽官量助之

其一議整飭京營言　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警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馭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衆見存僅九萬餘人而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核逃亡之數報冊有名者行衛査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操練季終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聞至于大閱之禮　宣宗嘗行之兎兒山　英宗

先是江陵公六本疏請大閱兵部因以覆請三年八月舉行

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其成憲具在。今　皇上
聖性英資、同符　烈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
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
候、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
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
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
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卒伍、可變弱以爲強、即邊
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矣

條議京營訓練事宜疏

京營訓練

一議訓練謂京營操法率多彌文宜擇營兵中武藝熟閑者立爲教師每月視等第以給餼廩上等徵糧六斗次者三斗教師缺即以各軍練成者代補每歲視分數以定黜陟全隊有成者給冠帶候補名色把總半者賞銀牌花紅止數十名者姑准附過否者革糧隨操每把總領二百五十人千總領五百人如一司一哨練成者優荐候補中軍號頭十分之五者厚賞十分之三者附過否者責後功各將領練合營有成者陞都督僉事副將陞都督同知俱准實授半者

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罰治、否者于祖職上降一級回衛、號頭坐營官、則以全營論賞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爲低昂、以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有効、總協大臣請敕獎諭、仍加恩錄、不効巡視科道參論黜罰、每京營合操之日、總協仍各入一營操畢、掣回一二枝隨即舉砲、令各營先回、而留所掣兵馬步兼試、竟日乃止、分操之日、各將官自掣本營數隊、一體較閱其所操各藝射把當增高七尺、濶三尺、俾人易從、長鎗圓牌火器弓箭長短相參、俾

緩急有濟。各營有馬軍士，俱令盔甲馳馬演習，亦如前議賞罰之。一議將權。言副參遊佐，先時有制于主帥，不獲展布者，宜令各將所部，隨意教演，寬其文法，假以歲時。總協巡視等官，閒閱有實効者超擢，虛飾者參劾，不得輕信浮言，挫其銳氣。一議軍法。言國制軍令甚嚴，人不敢犯，今將偷卒驕，勒斂稍加，怨謗叢起。請自今三令五申。營操之日，有部署已定而不受約束者，有事未畢而先散者，各隨輕重等則治罰，及其長。有造為飛語譁眾者，輕調烟瘴衛分，重擬死罪。

一議將兵言營卒雖衆堪戰者少宜精選三萬人分爲戰兵十枝統以十將將有不相宜者可互調其選哨總千總法亦如之選定編列十伍隊司取連名供結在官其十伍隊長哨總千總取武藝謀勇者以充伍人中逃一人責及伍長二人責及隊長十人責及哨總私自更代者法亦如之其三萬人外更選精卒入備兵車兵營內每營量分數百充爲奇兵以候摘補戰兵之缺若更不足則以各衛舍餘驍健者充之然不得過萬人終身不必勾補各營家丁當核其武

藝高下。以爲去留。其選退仍願在營者。止食軍糧帶操。各將領有隱留者。參論降罰。一議補役言營軍在國初三十餘萬。景泰後始漸消耗。今僅八萬。其弊由丁冒替多。清勾難。及補役勞費耳。近雖及補役漸次釐革。然補軍積弊尚存。每當更替。則府部文書往來股轉數番。徒開騙局。請自今以後。凡各軍有病故告補者。查冊有名。即行該衛覈寔。具結呈部。本部一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驗發。營操有老弱替僉者。每歲定以春秋二季開操之日。令各軍隨將官過堂。

驗視強弱照例摘牌僉替備將年貌填記牌面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即准收補無名行衛取結但係親族俱准更名食糧異姓則治妄報者之罪其尋常逃故各把總每月朔望報部行衛查補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如此因時變通舊規既不廢格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悖矣此外則嚴逃軍之法一月以裏不出自首者許諸人首告于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有親隣

（總此逃于吏皆填補則軍無他費而伍不久虛）

容隱者。連坐稽役之弊。各將官過用者。及友遣者。俱訪治如律。一議馬匹。凡軍中養馬。多賣富差貧。以致失亡數多。請仍照近議。先行給補原數。務足一萬三千五百匹。凡殷實軍士。督責各營將領。查出記簿。每遇兌馬之期。即按部以次兌領。但有損失。先將馬匹印記送官查係五年之內。俱令買補賠償。五年之外。始照舊例追收樁朋內臟銀兩。上操之時。每月末旬。各營官馬。調集一處。總督巡視點驗。但有瘦損者。五匹以上。并責把總。十匹以上。并責千總。五十匹以上

參治將官。至于拐馬在逃者。騎占賃借者。法令具在
亦乞申明一體遵守。一議班軍。言國初徵取中都山
東河南大寧等都司官軍十六萬。春秋輪戍　京師
乃　祖宗居重馭輕至意。其後在京苦于役作逃故
既多。而買閒影射之弊。亦日甚矣。今河工未竣。勢不
能盡勉。宜行該營。仍將見班官軍。選編隊伍。令各備
器械。隨營練習。而以選剩老弱者。專備修工之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卣
　　　　　　　　　徐桓鑒惠朗　參閱

張文忠公集

疏　　　　　　　　　　張居正

陳六事疏　公秉政所行不出此數款非言之難行之難耳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

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亟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

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積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

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兢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涖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于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燦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

當其時衆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筵効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于伍異論繁興誹言踵至于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亦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

皆好於大臣不能無害也

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厲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于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仰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

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
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
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
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
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
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

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賤。而强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乃在于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蹠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狥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寔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

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剛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于宸衷而勿致紛

更于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踈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机

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
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
至于發自聖衷特降勑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
緊奉行乃無壅蔽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
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机滯而乾坤之用息矣
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
令嚴擲除徒然法在必行者惟勢涉遷除事在一人
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
者耳若典刑除害雖部咨屢下猶然故紙也
令之不從至于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
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

致沉埋。于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告。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該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理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寔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情以爲

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于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

濟哉臣請略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則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訕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

進言之臣多有類此

先朝

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

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寔。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彬令存 連篇累牘。又爲朝陽之鳴矣 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寔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寔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

有功于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洪吉肯延武鄉侯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寔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功寔爲準。毋徒眩于聲名。毋盡拘于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

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此等吏議殊為可省。。。。。）各處巡撫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

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盗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盗賊因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仁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先朝恩詔如此其普），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

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積儲在民間為上，在郡國為中，在京邑為無策，況外京邑空虛耶）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于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

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于此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

江陵輔政十年國帑積千餘萬

下先、仍乞勑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寔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寔政及于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寔邊之一助、再乞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幷、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粮、偏累小民、內之官府

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寔。各衙門在官錢粮。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若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風憲官不宜輕差大都害多利少不獨催粮一役也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于邊防、廟堂之上、所日夜圖畫者、亦莫急于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効于前矣、今譚者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師不得其人、臣

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寔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有不能有為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寔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公之所惟自治抱在當强

五年虜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利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用虛文塞責伏乞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寔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寔効大行賞罰廣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

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

其後

我祖宗行大閱之礼

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强之一機也

伏乞 聖裁

請停取銀兩疏 停取內用

停前時頗多宮中之費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羨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

臣等備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取。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窮勢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海內忻忻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
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寔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
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
取進仍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
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
者照　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
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
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緩大閱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于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御極以來、如耕籍以示重農之意、親學以彰崇儒之實、一二大典禮、

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聖寔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肖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驟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巡幸宜謹、尤為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于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

之爲是。況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己見以爲是也。使江陵公晚年能皆此豈不盡善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事體未便。不妨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看詳禮部議兩宮尊號疏 兩宮尊號

伏蒙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兩宮尊號。謂前代禮文典制不同。稱謂無據。仰稽我

祖宗舊典。惟天順

八年　憲宗皇帝尊　嫡母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生母皇貴妃爲皇太后。則與今日事體。正爲相同。但
于　嫡母特加二字。而于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
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旣爲無間。則尊崇之禮
豈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諭。欲兼隆重其禮。各官
仰體孝思。亦皆樂爲將順。今擬兩宮尊號。于皇太后
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于　祖制無愆。而于
聖心亦慰。又謂先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八
字者。皆因朝廷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誕

生皇子之類其初則止于二字乃定制也今 聖母
福壽無疆 皇上萬年御曆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
曆見疊至尊號徽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
也臣居正愚昧仔細看詳各官所議揆之情禮似為
允當伏望 聖明裁酌俯從衆議先期奏聞 二聖
母並加尊稱以成大孝

纂修事宜疏 世穆二宗實錄

昨該臣等題請預定纂修寔錄官員奉 聖旨是禮（今自[illegible][illegible]朝內閣實錄雖出於纂修諸臣然皆居公手定故最為詳贍而簡核近如肅宗實錄衆手庸湊）
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任乃

閣臣未嘗省日以至歲月荒誤記事叢讀者往往而有矣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寔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歷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捱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飡曠職寔切兢惭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葢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筵則有侍從講讀

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倏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 世宗肅皇帝寔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藁俱已纂完但未經修飾二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宮坊事務

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王希烈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寔錄、申時行王錫爵專管纂脩　穆宗莊皇帝寔錄每月俱在史館供事、仍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

討論、或侍講優閑、令其補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妨。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敘錄、但以效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逭曠職素飡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人之理。綜覈名寔之道、寔寓于斯、伏惟 聖明裁斷、勑下臣等遵行、再照 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難就緒、 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寔、昭然如日中

天皆諸臣耳目之所覩記無煩蒐索不假闕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莊皇帝寔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進呈却令兩館各官併力俱纂　世宗肅皇帝寔錄則兩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誥勑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勑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

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于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于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勅文稿傳示于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

數百千言、或本無定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　世宗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愼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于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删去浮詞、以存定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恭論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

陶琰贈官誥文浮詞夸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
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
看岳梁聘賣浮詞蔑視制辭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
問欽此此時嘉靖初年誥勑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
猶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
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
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
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勑下臣等戒
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寔毋

得狥情餙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寔政疏 稽查章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臯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臯爲佐

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于請託之私，槩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于可否之說，難于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着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者

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于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欵、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寔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

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致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塡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

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事耳請自
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項奏或題奉
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
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初註銷
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
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
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
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
完銷通行註簿每于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

有辦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寔糸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若部院註銷文册、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寔、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

今之稽限猶查未嚴不嚴而仍以望於偏者其事未能知其必可行而始為之故也 江

之要莫踰于此（陵之能行綜核者其亦在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

請定面奬廉能儀注疏　　面奬廉能

（萬曆初政近古若此）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于文華殿面奏伏蒙　皇上親發玉音將各官引來朕面加奬諭欽此隨奉聖旨這廉能官着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面加奬賞欽此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嚴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如

臣等前所進帝鑑圖說中褒獎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美譚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賫勅獎勵或封內帑金幣以賚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舉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熈累洽與致太平寔由于此恭遇　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時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官員破格獎賞仰窺聖心蓋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　聖

祖綜覈吏治之軌也。宗社生靈，胥勝慶幸，但此係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吏，從來未睹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節，使之演習，恐一旦震怖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德意光盛舉也，伏乞欽定行禮日期，勅下禮部略倣　祖宗時御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請　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曠典肇舉，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

遼東大捷辭恩疏　辭免軍功

昨該兵部覈叙遼東功次，濫及臣等，請加恩賚，已即

具揭辭免。茲奉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籌之功。例宜陞廕還擬勅來行。欽此。恩綸寵被。敢不遵行。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勸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衆。茲者遼左之捷。寔仰賴我　皇上聖武昭布。神威震疊。一時文武將吏。遵奉廟筭。同心戮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尙當以將士爲首。故臣等昨者擬票加恩該鎭諸臣。首敘總兵。賜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誠以摧鋒陷堅。躬冐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

況如臣等身不出乎禁闥足不履乎戎行雖嘗借筯效畫演論授事不過奉英主之廟謨效閣臣之常職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冐叨恩寵則九邊之士聞之必將曰我輩披堅執銳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知所勸而旁觀逖聽之人亦將憤惋而不平矣非所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

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而以成功歸之

祖宗列聖夫以　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

歸之　烈祖。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若閣臣果能運籌幃幄克敵大勳雖受上賞亦不為且閣臣以邀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　祖宗朝過如說者痛加嚴斥亦可以省覽明閣臣遵正祇承之盛德事也。臣等反覆思惟，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任方可閉口

皇上俯鑒臣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飾，竟寢其事，免令臣等撰敕，因以明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其于聖政，亦為有補。所有原奉聖諭一道，謹收藏閣中，以彰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

進職官書屏疏　職官書屏

竊以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

主尊居九重。坐運四海。于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宁之間。百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能旁燭于四方郡國之遠乎。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于御座屏風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溧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于殿柱。不次擢用。我　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　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于奉天門西序。良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

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既難以周知故操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雖賴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通于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效其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

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廉能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顧天下彊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别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

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即張設于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某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

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于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挈要。便于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于宸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于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為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官御屏一座。隨本上進。伏乞勅下該衙門進收

如法張設恭請 聖明俯覧以少盡臣等納忠之誠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